

敦煌

石窟全集 20

敦煌研究院主編

藏經洞珍品卷

本卷主編 樊錦詩 副主編 羅華慶



商務印書館

中華書局
PDG

敦
煌

石窟全集



敦煌

石窟全集 20
敦煌研究院主編

藏經洞珍品卷

本卷主編 樊錦詩
副主編 羅華慶



商務印書館



敦煌石窟全集

主編單位 敦煌研究院

主 編 段文杰

副 主 編 樊錦詩 (常務)

編著委員會 (按姓氏筆畫排序)

主 任 段文杰 樊錦詩 (常務)

委 員 吳 健 施萍婷 馬 德 梁尉英 趙聲良

出版顧問 金沖及 宋木文 張文彬 劉 杲 謝辰生
羅哲文 王去非 金維諾 周紹良 馬世長

出版委員會

主 任 彭卿雲 沈 竹 劉 煒 (常務)

委 員 樊錦詩 龍文善 黃文昆 田 村

總 攝 影 吳 健

藝術監督 田 村

藏經洞珍品卷

主 編 樊錦詩

副 主 編 羅華慶

攝 影 盛夔海

出 版 人 陳萬雄

策 劃 張倩儀

責任編輯 段國強 蘇 榮

出 版 商務印書館 (香港) 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匯廣場8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製 版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印 刷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版 次 2005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2005 商務印書館 (香港) 有限公司
ISBN 962 07 5501 4

本書絹畫圖版部分，由法國吉美博物館、倫敦英國博物館提供予敦煌研究院使用。

版權所有，不准以任何方式，在世界任何地區，以中文或任何文字，仿製或轉載本書圖版和文字之部分或全部。

© 2005 The Commercial Press (Hong Ko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and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All inquiries should be directed to:

The Commercial Press (Hong Kong) Ltd.

8/F., Eastern Central Plaza, No.3 Yiu Hing Road, Shau Kei Wan, Hong Kong

前言

藏經洞引發的敦煌學

清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這是為敦煌帶來輝煌與劫難的日子。住在敦煌莫高窟下寺的道士王圓籙在清理石窟內的積沙時，偶然發現了一個封閉 800 多年的密室，大批中世紀的稀世珍寶重見天日。這震驚世界的重大發現，使敦煌成為世人矚目的焦點。

藏經洞被打開時的情景，20 世紀 40 年代初到敦煌的謝稚柳先生在《敦煌藝術敘錄》中記載了這一時刻：“王道士夜半與楊某擊破壁，則內有一門，高不足容一人，泥塊封塞。更發泥塊，則為一小洞，約丈餘大。有白布包等無數，充塞其中。裝置極整齊，每一白布包裹經十卷。復有佛幀、繡像等則平鋪於白布之下。”

藏經洞封存了 4 至 11 世紀初的文獻、絹畫、紙畫、法器等各類文物，約計 5 萬件，5 千餘種。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宗教文書，非宗教文書佔百分之十。後者的內容包括官私文書、四部書、社會經濟文書、星圖、雲圖、文學作品、啟蒙讀物。文書除漢語寫本外，還有古藏文、于闐文、梵文、回鶻文、粟特文、突厥文、龜茲文等寫本。此外還有一批木版畫、絹畫、麻布畫、粉本、絲織品、剪紙等作品。這些來自絲綢之路的中世紀珍寶，為研究中國及中亞古代歷史、地理、宗教、經濟、政治、民族、語言、文學、藝術、科技等提供了數量巨大、內容極為豐富的珍貴資料，被譽為“中古時代的百科全書”、“古代學術的海洋”。與殷墟甲骨文、漢簡、明清檔案，被譽為中國近代古文獻的四大發現，學術價值於此可見。

藏經洞發現以來，從最初對敦煌出土文獻研究開始，逐漸擴展至對敦煌石窟、敦煌史地，甚至絲綢之路沿線的出土文物的研究，從而形成了一門新興的學科——敦煌學。史學家陳寅恪先生在《敦煌劫餘錄序》

中說：“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自發見以來，二十餘年間，東起日本，西迄法英，諸國學人，各就其治學範圍，先後咸有所貢獻。”由於敦煌資料豐富的內容和價值，引起了中外大批學者的注意，並給予了充分的研究和探索，敦煌學已成為一門國際顯學。

敦煌學內容異常豐富多彩，它對中國文化史的研究有重要的作用，概括起來有幾個方面：首先，為中國歷史、地理的研究增加了許多新的內容，甚至填補了某些空白，如唐末敦煌地區的民族文化交流，政治、經濟及社會制度等情況，藏經洞就發現了一些唐代地理佚書，對研究中古史地有重要價值。第二，促進了中國文學史研究的發展，發現了一批新的文學史資料，新的文學體裁。通俗文學歷來為中國文學史研究的薄弱環節，敦煌文獻中的大批資料，為研究者提供了許多新的課題。第三，敦煌對於藝術史和考古學研究，更是意義非常。敦煌的繪畫、雕塑、建築、書法、音樂、舞蹈，從六朝一直到宋、元，數量之大，內容之豐富，超過了以往任何一處古代遺存。從題材上看，有佛經故事，也有世俗內容，反映的人物、事物多種多樣，涉及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多學科的研究者，都能從這裏找到重要的資料。第四，敦煌石窟中保存了一些中國語言學、音韻學的古籍，對研究中國文字、語言發展和演變有重要作用。第五，敦煌是宗教研究的寶庫，除了數量最多的佛教資料外，還有曾經一度流行但現在已絕跡的宗教如摩尼教、火祆教的典籍，引起中外學者的關注。第六，對古代科技研究的價值，諸如造紙、裝潢、印刷、天文曆算、醫學、交通運輸等等。第七，敦煌正處東西文化交流的通道，留下了大量文化交融的痕跡，它是參與者，亦是見證者，做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敦煌是不可或缺的。

敦煌作為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這世界四大文化的交匯點，研究、探索文化匯流現象和規律，條件比其他地區更為有利，藏經洞文物亦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長期以來，藏經洞文物散佈世界各地，中外學者的研究，多為分散地進行，缺乏全面、系統地交流。相信隨着更為廣泛的學術交流，在中外學者不斷深入的揭示和解讀下，將逐步揭開藏經洞的全部秘密。

目 錄

前 言 藏經洞引發的敦煌學	005
第一章 藏經洞的秘密與劫難	009
第二章 百科全書式的藏經洞文獻	021
第三章 敦煌藝術鼎盛時期的繪畫	039
附錄：世界各地收藏藏經洞文物地點概覽	093
圖版索引	094
藏經洞位置圖	094
敦煌歷史年表	095

藏經洞的秘密與劫難



在莫高窟密如蜂巢的洞窟中，開鑿於晚唐的第16窟是一個大型的覆斗形洞窟，是河西都僧統洪誓於唐大中五年至咸通八年（851—867年）開鑿的。在甬道的北壁內還開鑿了窟主洪誓的紀念性影窟，即第17窟，平面約呈方形，南北長2.83至2.84米，東西寬2.74至2.75米，面積約7.8平方米。窟頂也為覆斗形，高約0.5米。北面置一長方形禪床，上置高僧洪誓的塑像一身。北壁繪壁畫一鋪，內容是：兩棵枝葉相交的菩提樹，樹枝上掛淨水瓶、挎袋各一，壁畫與塑像組成了洪誓在菩提樹下坐禪的意境。菩提樹東一比丘尼手持對鳳團扇，樹西側一近侍女手持執杖。西壁嵌有洪誓告身敕牒碑一通，記載了造窟的歷史。學者研究證實，此窟的石碑、雕塑和繪畫都與開窟人洪誓信奉佛法和生活場景相關，是為紀念洪誓而作。大約在11世紀中葉，莫高窟三界寺的僧人將洪誓像遷移出去，把該寺多年收藏的5萬多件珍品密藏在這間斗室，又砌牆封閉窟門，還在牆壁上繪飾壁畫，遮掩痕跡，從此珍品被塵封了800年。由於窟中所藏珍寶大部分為佛教經典，所以被稱為藏經洞。

洪誓的影窟為甚麼變成藏經洞？甚麼人封閉了藏經洞？這是國內外學者幾十年來探索的秘密，眾說紛紜。目前有諸多封閉洞窟的假設，歸納起來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戰亂避難說，二是石窟廢棄說。持避難說的伯希和（Poul Pelliot，1878—1945年）、羅振玉等，根據窟內的各種卷本、畫幅、法器等放置凌亂無章，認為在1035年西夏人掠奪敦煌時，莫高窟佛僧“倉促窖藏書畫，寇至僧殲，後遂無知窖處者”；白濱推測，在1014年曹賢順繼任歸義軍節度使期間，為了防備戰爭危及瓜州、沙洲，敦煌寺院中進行備戰，莫高窟密封藏經洞源於此時；殷晴提出黑韓王朝威脅說。黑韓王朝信奉伊斯蘭教，毀滅佛教，北宋紹聖年間（1094—1098年）黑韓王朝請求攻打信奉佛教的西夏，得到宋朝的贊許，敦煌莫高窟佛僧聞訊而密藏經書。榮新江也持此說，他認為事件發生在1006年，黑韓王朝攻滅信奉佛教的于闐國。由於于闐與沙洲政權有姻親關係，于闐國王曾經請求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援助抗擊黑韓入侵。當于闐覆滅後，大批于闐難民東逃沙洲，在戰爭烏雲密佈的恐怖氣氛中，三界寺的

僧人把多年收藏的佛經、文書等重要物件密藏於洪誓影堂，然後封閉窟門，又繪製壁畫，做到天衣無縫。因此密藏是在井然有序的情況下進行的。以後當事人離開人世，藏經洞被遺忘了。此外還有諸多避難說的假設，例如13世紀的元初，佛僧為了躲避元蒙西進的戰亂；14世紀，佛僧為了躲避元末明初的兵亂等。

石窟廢棄說首先是英國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年）提出，他根據藏經洞內保存了相當數量的漢文碎紙，多是殘卷斷篇，還有絹畫殘片，而沒有收藏整部佛經，因此推斷藏經洞是堆放廢棄物的場所。日本藤枝晃提出，公元1000年左右中原印版佛經大量傳入沙洲，原有的手寫本佛經變成了“神聖的廢物”被棄置封藏，年久被人淡忘了。以後方廣錫進一步探究，他根據在藏經洞中沒有發現一部完整的大藏經和金銀字大藏經，因此推測11世紀的曹氏歸義軍統治時期的某一天，敦煌各大寺院進行一次藏書大清點，莫高窟三界寺的僧人將大批無用的經卷、文書、廢紙和多餘的法器封藏於藏經洞內。

以上諸多假設，至今仍是敦煌學研究的熱點話題。

藏經洞密藏珍寶的意外發現，“見者驚為奇觀，聞者傳為神物。”然而它也給敦煌帶來一場空前的劫難。

藏經洞的發現者王圓籙，是湖北麻城人，道號法真。清光緒年間，流寓莫高窟，居住在下寺。藏經洞文物發現後，王道士並沒有認識到文物的珍貴價值，而將它作為巴結官吏的禮品，此為藏經洞文物流出之始。光緒三十年（1904年）三月甘肅布政司命敦煌縣令汪宗翰就地“檢點經卷畫像”再次封存，並責令王道士妥加保管，不許外流。不幸的是，在中國晚清政府腐敗、西方列強入侵的歷史背景下，藏經洞文物慘遭劫掠，絕大部分流散到世界各地，僅有少部分保存於中國，造成中國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陳寅恪先生因此而慨歎：“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最早來到敦煌藏經洞的是斯坦因。他於1907年進行第二次中亞探險時，

來到莫高窟，拍攝了石窟壁畫，並利用王道士的無知，廉價購走藏經洞出土敦煌寫本 24 箱，絹畫和絲織品等 5 箱，其旅行記《沙漠契丹廢址記》(Ruins of Desert Cathay, 1912 年) 中，詳細記錄了在敦煌活動的經過。第三次探險 (1913—1915 年) 時，重訪莫高窟，又從王道士手中獲得 570 餘件敦煌寫本。斯坦因二次中亞探險所獲敦煌等地出土文物和文獻，總數約兩萬餘件，現主要收藏在英國和印度的博物館、圖書館中。

接踵而來的是法國人伯希和，他 1908 年來到莫高窟。因能操漢語，熟悉中國古典文獻，他將藏經洞遺物全部翻閱一遍後，廉價購買了佛教大藏經未收的文獻、帶有題記的文獻和非漢語文獻，及斯坦因所遺的絹畫、絲織品等，總數約一萬餘件，現藏法國的圖書館和博物館中。1909 年，伯希和將敦煌寫本精品攜至北京，中國學者羅振玉、蔣斧、王仁俊、董康等人看後，“驚喜欲狂，如在夢寐”，得知敦煌藏經洞尚有部分劫餘，便以清學部的名義致電陝甘總督封存藏經洞內劫餘古物，嚴禁外運。宣統二年 (1910 年) 清學部咨甘肅藩司，將洞中殘卷悉數運京，但在起運前王道士又轉移藏匿了許多文書。在運京途中被各地官吏竊取、遺失無數。進京後又遭官員何震彝、李盛鐸等人藏掖、偷盜，將經卷中精好者悉數竊取，而將餘卷一折為二，以充其數，當移交京師圖書館時共為 18 箱，後經整理計有 8697 號。

隨後，日本淨土真宗西本願寺第二十二代宗主大谷光瑞，於 1911 年至 1912 年派遣橘瑞超、吉川小一郎去敦煌，從王道士手中購得竊藏的敦煌文獻 400 餘件。俄國人奧登堡 (1863—1934 年) 在 1914 年考察敦煌時，從敦煌居民手中收購了 300 餘件文獻，並發掘部分洞窟的堆積物，獲得大量寫本、壁畫殘片、絹畫、麻布畫、紙畫以及絲織品等。1924 年，由華爾納 (Langdon Warner, 1881—1955 年) 率領的美國哈佛大學考古調查團姍姍來遲，面對空無一物的藏經洞，不甘心空手而歸，竟用塗有黏著劑的膠布片，將 10 餘幅唐代壁畫精品剝離，連同一尊唐代供養菩薩塑像掠至美國，使敦煌壁畫遭到嚴重的破壞！

經此劫難，藏經洞最初發現時的原貌沒有一份詳細而科學的記錄和目錄，珍品的確切數量也眾說不一。在諸多記載藏經洞發現的出版物中，僅有斯坦因《西域考古圖記》和謝稚柳《敦煌藝術敘錄》對藏經洞最初發現時文物堆放的現狀有所描述，但又均無數量的記載。流失到國內外的三萬多件文物，其過程複雜而隱秘，更無明確數量記錄。此外，各國的收藏機構登錄和統計方法各不相同，所收資料無法全面公佈，因此，至今沒有一份正式的藏經洞文獻的完整目錄。以藏經洞發現為肇端，及藏經洞文物流入西方，引發對莫高窟和敦煌地區石窟的世界性研究熱潮，一百年來經久不衰。



1 敦煌藏經洞

即莫高窟第17窟的俗稱，1900年發現約5萬件中世紀佛經、文書、法器以及美術品等文物而聞名於世。



2 藏經洞內景



3 王道士在三層樓《西遊記》壁畫前

王道士流寓莫高窟期間，以佈道募化所得，曾參與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莫高窟三層樓的修建活動，並於三層樓底層兩側壁繪《西遊記》故事畫。圖為1907年斯坦因拍攝王道士。



4 斯坦因與探險隊員和民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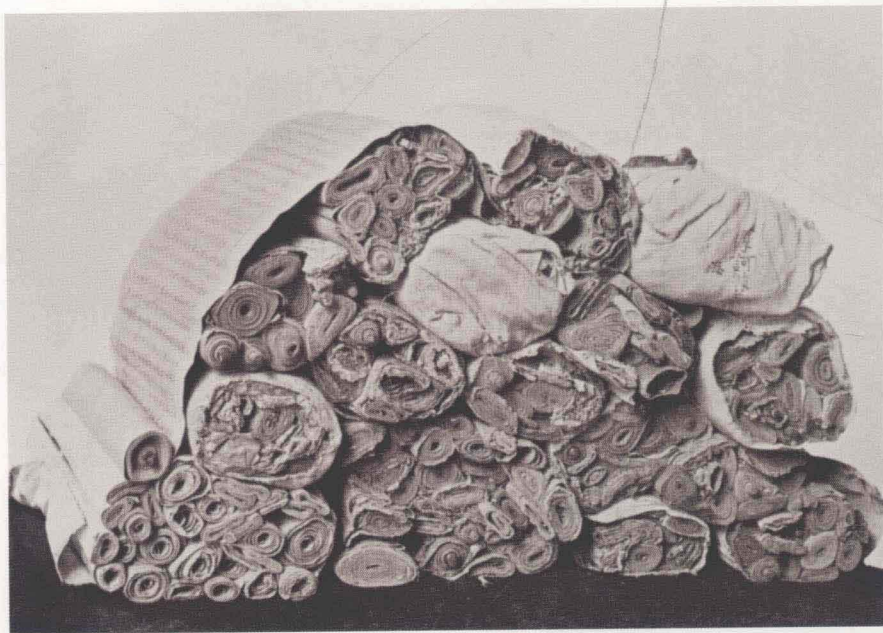
1908 年第二次中亞探險途中，斯坦因與探險隊人員及僱用民工的合影。1907 年斯坦因利用王道士的無知，廉價購走了

藏經洞出土敦煌寫本 24 箱、美術品和絲織品 5 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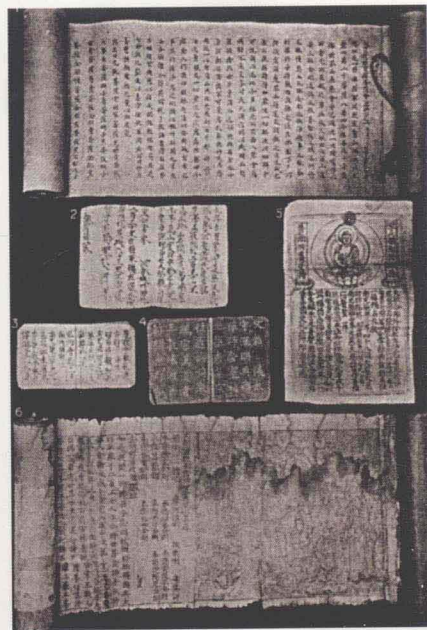
5 探險途中的斯坦因

1928 年斯坦因擬進行第四次中亞探險，被南京政府拒絕，其所獲少量文物，下落不明。



6 斯坦因所掠完整之寫經包裹

據斯坦因記述，洞中所有的材料原來分包在兩種包裹皮中，一類是所謂“正規的圖書包裹”，總共有 1050 個裝漢文卷子的包裹，還有 80 個裝藏文卷子的包裹；另一類是所謂“雜包裹”，包着胡語文獻和絹紙畫美術品。圖為斯坦因所掠完整的寫經包裹，上面有千字文的編號。



7 斯坦因所掠漢文文獻選萃

斯坦因所掠漢文文獻，有手寫本和印本，裝幀形式有卷子裝、經摺裝、蝴蝶裝等，最下面的卷子為唐咸通八年（868 年）雕版印刷品《金剛經》，是至今所見世界最早的印刷品。